

刊叢習學僑華

自我批評與實例

編 閩 吳

版 出 店 書 原 綠

新
華
書
局
PDG

目次

一 一年學習的總結·····	馮友蘭·····	(一)
二 我這一年·····	費孝通·····	(九)
三 解放以來·····	費孝通·····	(一八)
四 「我的思想是怎樣轉變過來的」·····	羅常培·····	(二六)
五 自我檢討·····	朱光潛·····	(三三)
六 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	陳垣·····	(三八)
七 檢討過去新疆軍政·····	張治中·····	(四五)
八 學習的經過和感想·····	劉瑤章·····	(五〇)
九 我到解放區來·····	王芸生·····	(五六)
十 自我批評、學習改造·····	觀察社同人·····	(六四)

十一	談思想問題·····	夏衍·····	(七一)
十二	寫給留美讀書的孩子們的信·····	陶孟和·····	(八二)
十三	自我批評提綱·····	植耘·····	(八七)
編後記			

一 一年學習的總結

馮友蘭

北京解放已經一年了。在這一年中間，中國有了旋乾轉坤的變化。社會每天都在改造進步之中。每個人也都在改造進步之中。回頭把我自己這一年的學習經驗檢討一下，自覺也有一點進步，就是自己開始覺得以前的不進步。

在一個月以前，有人從河南來談到一個地方，還沒有實行土改。有人還是什麼事不作，而生活相當舒服，我心裏很覺得不平。後來我想，這大概就是改變立場的開始。記得我於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因為我母親的喪事，從昆明回老家一趟。（我已經有二十多年沒回老家了。）看見那些地主間親戚朋友們的生活方式，與二十年前基本上沒有改變。這些方式的意義，有許多可以推到秦漢以前。我從那個時候纔真了解中國鄉村的封建性。那些地主的生活

標準，雖已因戰事而低落，但還是不勞而獲，坐享其成。可是在那時候，我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平。可見在那時候，我雖然已有二十多年靠教書薪資生活，但是因為出身的關係，情感上還是傾向於地主階級。

我在解放以前，並不知道有階級情感之說。後來才知道，也相信，一個人必須對於某一階級，有真情實感，他才可以站在那一個階級的立場。我以前雖然在知識方面，自以爲不是怎樣的不開明，而且在有個時候，自以爲是「左傾」，但是真情實感還是傾向於地主方面。這就決定我以前的立場。

這種立場，就決定我的行動，在對日抗戰時期，國民黨拉攏我的時候，使我不能斷然拒絕，而採取自以爲是不即不離的態度，自以爲是不談政治，只爲學術而學術，爲教育而教育。在現在看起來，這都是自欺欺人的說法。其實『不離』就是『即』了。在抗戰以後的革命時期，我極力想改正以前的錯誤路線，但是沒有一種斷然決然的處置。這當然也是上邊說的立場所決定的。

一個多月以前，在一個哲學會裏，大家談到，一個社會到了不得不變的時候，不願意變的人，總想抓着一個思想上的什麼東西，以爲寄託。在美國，天主教的新多馬學派，現很流行，就是這一種的表現。當時我忽然覺得以前我在中國思想戰線中的地位。在抗戰時期，我寫的講新理學的書，不也是相當流行嗎？我那幾本書，名稱上都加一個「新」字。照現在看，所謂新者，只是在中國舊哲學的圈子中說的。我以前所講的新理學，可以說是中國舊哲學的回光返照。正像西洋新多馬學派是西洋的中世紀哲學的回光返照。雖是回光返照，但就其社會影響說，是可以作爲不願意變的人的一種寄託。因此其社會影響是與革命有阻礙的。

我近來了解真理，作爲一個思想系統看，是活的。它也可以隨時隨地而異其應用。而在其時其地都是真理。它也是發展的，它的話就是它的發展。當我真切了解這個道理的時候，忽然覺得有一種凌空無所依靠之感。這種感覺證明我以前的思想習慣，使我總想有一種永恆不變的以爲依靠，我雖然承認具體的事物是變的，但我之所以少談具體的事物，正是不敢正視變。這當然又回到上邊所談的立場問題。我之所以能寫書爲那些不願意變的人的一種寄

託，正因為我在知識上雖說是不怕變，而在情感上也是一個不願意變的人。因此我之「著書立說」，不僅只妨礙了自己的進步，也妨礙了有些別人的進步。

以上的情形，別人必早已看得很清楚，也有人作過這種評論。但以前我總以為我是超階級的，我的思想也是超階級的，對於這種評論，認為是不值一駁。在今年春天，有一位共產黨裏的同志向我說：「你是學哲學的，不容易覺得世界是變的。」那時候我心裏覺得很不以爲然。因為我自以為在我以前的寫作中，講變的地方很不少。照現在看，這些批評都是對的。在北京解放以前，我本是早已準備不走，而等候變的。既然決定不走，可是也沒有多看一點共產黨的書籍文件，作爲思想上的準備。照現在看，這是很奇怪的。這當然還是不願意變的心理在那裏作祟。

我以前並不知道共產黨有批評及自我批評的辦法。初解放時，雖知有此辦法，還不了解爲什麼這個辦法會是一個革命的武器。後來參加過幾次共產黨員入黨及由候補黨員轉爲正式黨員的會，看見一個黨員於入黨之前，必先在羣衆面前，反復的受人批評與自我批評，如是

他才可以不把他的『舊染之污』帶進黨裏去。近幾個月來，我也試行作一點自我批評，才覺得這種工夫，作下去是無窮盡的。從前人說，校書如掃落葉，掃了一層又一層。人的過錯也真像書上的錯字一樣，甚麼時候看，總有些在那裏。可是掃過一回落葉也就有一回開朗。大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樣子。

暑假前，有兩個清華哲學系的同學，參加南下工作團。他們有一天聽說我要自我批評。他們非常高興，一夜沒有睡覺，討論怎樣向我提意見。第二天他們來了，一談，纔知道我要寫文章「論」自我批評，並不要「作」自我批評。他們的意見也沒有提出，原封帶回去了。這是其中一位同學最近寫信告訴我的。可是我以前必定有一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不自覺的態度。雖然自以爲很謙虛，實則是很驕傲。照現在看，一個人不「作」自我批評，而專「論」自我批評，是很可笑的。沒有用過自我批評的工夫，怎麼能把自我批評論得好，更是問題。

我對於哲學的看法，也有轉變。以前我以爲哲學是不與政治社會發生直接關係的。它離

這種關係越遠，它就越「純粹」。它又必需有一個純理論的系統。它的理論越「細密」，它就越「專門」。因為有這種看法，所以以前總覺得馬列主義從哲學的觀點看，理論不夠「專門」而且與政治社會關係太密切，不夠「純粹」。現在我覺得這是牛角尖裏面的看法。社會的改變，使我鑽出牛角尖了。現在我覺得，哲學的主要任務，是改造人及改造世界。因此它必須應用到政治社會上去。它也不需有成厚本的理論辯論，以證明它的理論。辯論太多，反可以使人把它當成一種語言文字或知識看，因此『流連忘返』，而忽略了實踐。

在今年春天，我曾經打算寫幾篇文章「發揮」馬列主義。照現在看，這種打算也是錯誤的。憑着書本上的一點皮毛知識，怎麼就能寫文章，況且馬列主義是『行動的指南』，應該把它應用在批判解決社會問題上，應用在自我批評上，在這些應用上。如有所得，就是真正發揮了馬列主義。不如此而從文字上鑽出鑽入，都是『可憐無補費精神』。

我覺得，如果將馬列主義改造人與改造社會的理論及方法與中國舊哲學中的講『修養』及『治國平天下』的一套，作一比較。這一比就好像現代科學醫學與中古式的醫學之比。馬

列主義改造人與改造社會，處處都是根據社會發展的規律。猶之現代醫學處處都根據生理學病理學。中國從前舊哲學家，有些專講『正心誠意』，有些兼講『禮樂兵農』，可是對於社會是怎樣發展的，毫無所知。好像一個醫生，專憑一片好心，及對於甘草柴胡等藥性的一絲絲知識，就要治病。這看着有點滑稽。可是中國以前哲學家所講『內聖外王』之道是類乎此的。

以批評及自我批評而論，現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必與羣衆聯合起來，與以前道學家專在靜室中『克己省察』意義就大不相同。而且真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比以前道學在靜室中所想像的『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嚴得多了。以前只要有幾個朋友，互相責善，就是很了不得的事。現在共產黨有幾百萬人，都在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並且這幾百萬人還要率領全中國的幾萬萬人，都用這個武器，以求改造。這真是歷史上曠古未有的大事。

我覺得社會中的道德標準提高了。從前有些看著像是很高的道德標準，現在都成了『爲人』的起碼條件。從前有些看着像是並不算壞而且值得提倡的事，現在是可以鄙棄的了。就

我個人說，回看以前所作的事，其錯誤的不必說，就是不算錯誤的，也大多出於個人主義或個人英雄主義，在新社會的道德標準下，都是可以批評的。

總之，我覺得在共產黨領導的新社會中，一切都是向上發展的。我自己覺得我也是在向上發展中。在這一年之中，我雖不能確知我究竟進步了多少。但是已經開始知道以前的不進步，這當然也可以算是一個進步。

（一九五〇年二月五日大公報香港版）

二 我這一年

費孝通

一九四九年在我是一個「學習年」。在這一年中看到了多少一生中沒有看見過的事，聽到了多少一生中沒有聽到過的事。不但如是，就是平素常見常聞的，在這一年中也顯示出了以往沒有顯示過的意義。一個富於生命的大千世界莊嚴的在我眼前展開，一切使我低頭。

去年年初，冬盡春來的時際。北平還沒有解放，清華園却已擺脫了反動統治。我有機會追隨了幾位前輩到石家莊去旅行。卡車在不平的公路上駛去，和我們同一方向，遠遠近近，進行着的是一個個、一叢叢、一行行，綿延不斷的隊伍。迎面而來的是一車車老鄉們趕着糧隊，車上插了一面旗，沒有槍兵壓着；深夜點了燈籠還在前進，遠遠望去是一行紅星。——

這印象打動了我，什麼印象呢？簡單的說：內在自發的一致性。這成千成萬的人，無數的動

作，交織配合成了一個鐵，一股無比的力量。什麼東西把他們交織配合的呢，是從每一個人心頭發出來的一致的目標，革命。

我曾參觀過英國海口軍艦的行例，也曾目擊過大戰時非洲盟國空軍基地的規模。那時却並沒有這次在黃土平原上看糧隊時的激動。從前者祇能知道力量之巨大，從後者才能明白力量之深厚。這裏有着基本的差別，形式和內容的差別。巨大的形式可以僵化不靈，深厚的內容却會發展生長。像我這種沒有積極參加過革命行列的知識分子對於潛伏着深厚的活力是昧生的，不熟悉的，甚至是不易理解的，因之，對於歷史的發展沒有把握，對於人民的翻身也缺乏信心。就在這一點之差，失之千里，使自己過去對世界局面的估計陷入錯誤。也就是這一點之差，使自己感覺得了不起，大言不慚，自以爲秀才閉門而知天下事了。

低了頭，再看在這華北平原上所發生過的事蹟，以前所不能相信的「奇蹟」，現在却可以覺得必然的了。冀中的地道戰聽來有如神話，但是在不肯屈服的人民却是家常便飯。我以前對中國工業化是沒有信心的。因之寫過「小康經濟」，我這樣想，因爲覺得中國國民收入

的低微，資本累積不起來，人口又多，生產多少吃多少，技術落後，科學不發達，一切都像是手脚上拖着的鎖鍊。這一套想法歸根是在對人民的力量沒有信心。沒有這個信心，必然會縮手縮腳，自甘落後了。因之，這一次旅行給了我一個當頭棒喝。知識分子的缺乏信心，其實祇是反映出中國資產階級的懦弱無能罷了。經過百年來革命鬥爭鍛鍊的人們並不是這樣的。依靠了這一片黃土，終於把具有飛機大砲的敵人趕走，這祇是深厚潛伏着的力量的一個考驗，就是這個力量同樣會把中國建設成爲一個在現代世界中先進的國家。當我看到和接觸到這個力量時，我怎能不低頭呢？石家莊的旅行我學得了這一點，所以回來之後曾以「人民的力量」爲題在清華和師大講過兩次，因爲這在我是一件大事。

我願意低頭了，但是究竟還是個舊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旦打擊了自大的心理，立刻就惶惑起來，感覺到自己百無是處了，夢想着一種可稱爲「魔術性」的改造，點石成金似的，一下子變爲一個新人。這個不現實的，不唯物的態度，把我又推入苦惱的境地。這也許就是普通所謂「鬧情緒」了。我曾打算過加入南下工作團，打算這個，打算那個，發揮知識分子所

不缺乏的幻想力。時間，精力就消耗在幻想裏，不去分析客觀條件，結果自然又是一事無成，於是更覺得自己百無是處。

感謝朋友們把我鬧情緒的根源給點破了。這還不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肯低頭的表現？中國社會革命了，階級的關係改變了。慣於站在人民頭上的人是不甘心的認這天翻地覆的事實，而虛心學習的。他們不很容易在內容上求改造，於是又在形式上着眼，換一套衣裝，改一套教條，來應付這個新的局面。以前是「塗金」，現在是「掛紅」，出發點是相同的。他還是想站在人民頭上。爲此，心情焦急，行動輕浮，「鬧情緒」。

思想的改造是長期的，像我這樣已經靠近四十歲的人，受到舊社會的薰育，過去十多年來更在舊社會裏做過事，傳統知識分子的性格必然是深入骨髓，要一下子脫胎換骨，豈非奇事？儘管別人用民主前進等名字加上來，改變不了實際存在的這個內容。這個真理大概是顛撲不破的。

經朋友們的指點，我發現了心虛和虛心之別。我這一段時期不是虛心而是心虛。自己所

謂「百無是處」其實還不是「體面全失」的意思。不甘心也。以往是侃侃而談，現在是訥訥不能出口。於是隨之而來的是「乞靈」心理，不費力的搖身一變了。這不是虛心。虛心才是學習的基礎，承認現實，逐步改造。

經過一番鬥爭，心定了一些，改造罷。可是知識分子畢竟還是知識分子。傳統知識分子是唯心而且是不辯證的。他們在這個轉變關頭，總是不太肯從歷史發展觀點來看問題，對於自己的改造也是如此。百無是處的悔恨心理，恨不得把過去歷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乾乾淨淨，然後重新一筆一筆寫過一道。歷史這個東西偏偏不能這樣的。恨也無用，悔也徒然，口口聲聲羨慕新生的嬰兒，更有什麼是處？歷史是綿續的，包含着生的一面，死的一面。改造不是重生，而是發展生的，催促死的。從許多許多微小的量的改變累積到質的改變，頓悟云云是指質變的那一刻的說法，所以等待頓悟是永遠不會到的。要知識分子像農夫一樣按着自然規律去耕耘真不容易的。看不到結果，心裏就不耐煩。這樣有什麼用處呢？那樣又不是白費時間嗎？沉不住氣。

這樣我又經過了一個時期，最後自以爲解決了這問題，情緒上安頓了一些。但是問題又來了。我所接觸的都是和我一類型的人物。大家在鬧改造，於是發生了「改造競賽」。改造競賽並不是爭取帶頭，而是個別爭先。自己「進步」得快就覺得比別人強，看不起別人落後。大概是以往在考試制度裏考慣了，把思想改造也看成了「考留洋」了。這種改造競賽必然會鬧起人事上的情緒：要進步一面就得靠近更進步的，一面又想和落後的絕緣。一個團體中，總免不了有所謂先進和落後之分，改造競賽的結果，形成了一圈子，一層層的分裂。

所謂前進分子當然有時候不能不和所謂落後分子一起做事，於是又發生了怕落後帶累了前進，發生了「一起丟包袱」的口號。「前進應當努力，那是不錯，但是落後的如果同樣努力，不是落後的沾了光麼？」知識分子的個人主義在「改造」中也會鑽出來變成各式各樣的形狀，真是像孫悟空一般。

在鬧「競賽」時看出別人個人主義根源是不難的，但是接下去却是一種厭惡之感，把「前進」名稱看成肉麻。怎麼辦呢？這時知識分子的幻想又出現了。「要改造就得離開這一